

王 顺 东 著

金 1928

法律出版社



1247.5
8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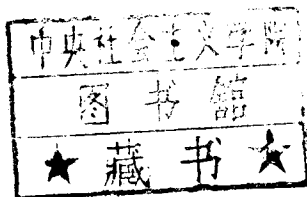
00331

金 佛 9 · 28

王 顺 东



200089028



法 律 出 版 社

金佛9·28

王顺东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 印张 插图 3 120,000字

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91,000

书号10004·004 定价0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金佛9.28》是一部以反走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福建沿海地区。以陈富财为首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，在渔侨村打着来料加工的招牌，互相勾结、合伙走私、利令智昏、残害人命，以假金佛和假银元，骗取真金佛和真银元。特务黄显也乘机借干部子弟林坚之手，窃取我国内的经济情报。作品还描写了走私集团成员、渴望过西方腐朽生活的王婷婷，通过偷渡去香港的一段遭遇，得到了深刻的教训，思想起了很大转变。作品热情地塑造了以侦察科长雷志明为主要人物的公安侦察人员，不徇私情、周密安排、细致调查、狠狠地打击了沿海走私活动，破获了这一罪恶集团，保卫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。

这部作品结构紧凑、故事曲折、随着情节层层展开，一环扣一环，发人深省，耐人回味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目 录

一	渔侨村轶闻·····	(1)
二	接客·····	(12)
三	妈祖庙·····	(24)
四	黄金梦·····	(35)
五	无名尸·····	(51)
六	大鲨屿·····	(62)
七	黄显要的东西·····	(73)
八	意外的收获·····	(83)
九	新来的“钞友”·····	(100)
十	盼望的人·····	(116)
十一	“燕”飞怀乡楼·····	(125)
十二	雷志明的苦恼·····	(138)
十三	婷婷的风愿兑现了·····	(145)
十四	孤注一掷·····	(164)

一、渔侨村铁闸

在福建省的千百条河流里，要数闽江最长、最宽、水流也最急。它从奇峰并立、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之间奔泄而来。这一股透明甘甜的清流，载着亚热带那温暖的、迷蒙蒙的白色雾气，载着沿岸那清凉凉的柳风和绿晶晶的蕉雨，载着扑面而来的桂花和茉莉花的香味儿，在覆盖着青松翠竹的群山中湍湍而行、千回百转。每一座山峰都在倾听着它那深沉含蓄的歌声，它每流过一座山峰，都会留下一段动人心魄的传说。它永远不停地流着，没有任何疲劳的表示，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，满怀信心地流向前方，直至福州马尾，汇入了无边无际的蓝色的东海。在波澜壮阔的东海面前，它是那样的兴奋，翩翩起舞、摇身摆尾，不断地腾起高高的浪峰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，飞起珍珠般银光雪亮的浪花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把江流入海口的地势，撞击得险峻陡峭，千姿百态……

含江口东南岸，江水和海水汇合时形成的巨大回流，淤集成一片开阔的沙土地。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，座落着一个偌大的村庄，居住着三百多户人家。除了百多户渔民，大都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。人们都称它为渔侨村。

福州市著名爱国华侨王君芾的老家在村东头。如今，祖居的院子里长满了榛莽荒草，房子也已破旧不堪。他获悉祖国大陆已经清除了“四人帮”的祸害，华侨的权益受到尊重，老人家欣喜异常，一次就向市人民政府汇来捐款二百万元。他又另汇五十万元和一份图纸。恳请乡亲们帮他修建一栋新楼房。

楼房是我国古代建筑和东南亚房屋格调的混合物——大屋顶结构，阳台，天窗，栏杆，回廊，青一色花岗石砌就；红、绿、黄各色琉璃瓦覆盖。远远望去，翘脊飞檐，亮光闪闪。近前，门楼雕梁画栋，漆黑的大门上镶钳着两面镜子，门两边刻有王君芾亲笔写的对联：“赤子常存轩辕心，马翁久含姑嫂情。”

“姑嫂情”不是风情语，只有弄清了一个传说，才会明了其中的意思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海边有一个人到南洋经商，他的妻子和妹妹每天爬到海边的山上，不分日夜地远眺大海，盼望亲人早日归来。等呵等呵……从早晨到黄昏，从阳春到寒冬，最后等来的竟是亲人死在异国他乡的噩耗，她们失望了，悲痛欲绝，一起跳入茫茫的大海。人们为了纪念她们，修了一座石塔，取名“姑嫂塔”。王君芾所写的“姑嫂情”就是表达思乡之情。

盖这座楼房花了一年半时间。竣工后，渔侨村请人拍了一些彩色照片寄给王君芾。他看了照片十分满意。回信时特地谈到，楼房取名怀乡楼。但自己在渔侨村已无家人，为不使楼房空闲着，平时可以先借给住房紧张的乡亲居住；每月还定期给住户寄来五十元修理费。信中一再谈到，他很想念故乡的热土，想念养育他的父老乡亲们。有空，一定回来祭祖观光。

楼房刚破土动工的时候，就有两户人家在打房子的主意。一户是王小盈家，他家只有兄妹两人，原来就借住在王君芎在村子里头的一处老房子里。

王小盈出生在一个祖辈做小买卖的人家，自幼失去父母。苦得可怜。他和妹妹王婷婷是靠亲戚和邻居的帮扶接济长大的。象一棵小树没有经过修枝打杈，小盈从小养成钻空子，贪图小便宜的习惯，稍懂世事后，为人特别乖巧、势利。

妹妹王婷婷二十岁，外表颇有几分姿色。苗条的身材，纤细的腰肢，桃红脸蛋；鲜嫩妩媚，常着一身“配套成龙”的洋气时装。人们称她和黎家小燕为渔侨“二秀”。她的心地不坏；就有一样：爱吃、爱穿、爱玩乐。近些日子她正在寻找机会出国，想出去闯闯世面，过那种想怎么地，就怎么地的“自由生活”。

兄妹俩为了占用这座房子，费了不少心思。他们说人情，翻家谱，找老人追根溯源。不知在哪一本祖谱上发现他家和王君芎竟是同一条老祖宗根上的，刚出“五服”的“本家”。这就为他们合法借用这座楼房找到了根据。

这下可把王小盈兄妹乐坏了。在渔侨村逢人便说：“这是我们姓王的本家事，谁家也别想干涉。亲不亲，一竖三横写不出两个王字来。”

想占用楼房的另外一户是陈富财家。陈富财能说会道，在大队也有些人情路子。他以家里人多和他父亲当年与王君芎有老交情为由，多次向大队请求，要住这座楼。其实，渔侨村捋把胡子的人都晓得陈富财的父亲和王君芎“交情”的内幕。

陈富财的父亲早年是海盗。有一次，他在海上结识了南洋的人贩子，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来渔侨村附近的海滩上，把正在捡小海的王君芾骗到海上，卖给了人贩子。

王君芾在海外，几十年苦风恶雨，混到祖国解放初期，在华侨群里竟有了一点财产和名气。

陈家常以此向人吹嘘，要不是他们帮忙，王君芾压根去不了南洋……一九五〇年夏天，陈富财之父在闽江口海面上被南下的解放军剿匪部队打死了，那时，陈富财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娃娃。有交情之说大都是听他家族的人们编造的。

渔侨大队讨论他们的住房请求时，觉得王君芾出钱盖起的楼房，是本村出去的侨胞一片怀乡的诚挚心意，也是帮助乡亲解决住房困难的一片热心；越是这样，越应该请放心的人给他看管。群众有困难，大队应多想办法解决，不要把一座好端端的楼房随便给分占了。

经过再三评议，仍主张由住在村东头的黎小燕家来看管这座楼。

消息一传出，把王小盈、陈富财都给急坏了。

陈富财看情势发生了变化，权衡一阵，马上随风转舵，主动提出自己不住这座楼；但也不能给黎小燕家；理由是黎家不缺房。又跑到大队部，找干部们反映不要嫌贫爱富，要讲阶级感情，照顾孤儿。请求把房子分给无房无户的王君芾的“亲戚”王小盈。

陈富财这般为王小盈说情卖力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他自有他的“小九九”。其实，陈家也不是很需要房子住，而是看中了这座楼房的风水好。

它座西朝东，炎夏不西晒，凉快；它临近海边、闽江

口，水路交通方便；它离村庄一段路，利用它悄悄做点事，别人看不到、听不见。

陈富财知道王小盈跟他有几份哥们义气，又是同行入，让他住这房子，自己同样可以得到方便。

黎小燕家得知大队这么信任，心中自然是感激不已。但看到王家兄妹无房居住的窘困相；庄邻乡亲，怪可怜的。再者看到陈家和王家争着要，也就同意把楼房让给王小盈家看管。

这期间，陈富财异常卖力气，给王小盈兄妹出了不少点子。天天缠着大队干部磨。大队无奈。最后，在王小盈兄妹答应做到几项保证，签字画押之后，才同意他们搬进去。

十月中旬的夜晚，苍穹高阔，明月如镜。月光洒在闽江口的海面上，泛起一片片粼粼的白光，闪烁闪烁的，跳动着细小的光点。不时有扯着铅灰色篷帆的帆船，机帆船，响着汽笛的轮船驶过，闪烁闪烁的鳞波被搅散了。船后边出现了两股翻着雪浪的水龙，跟着船向大海深处游去。远处的山峰，灰蒙蒙的。象云，又象海上的岛屿，顶端不时亮起一两个淡红色的光环，仿佛在召唤夜航的船只。温馨的带着咸味的海风吹得岸滩上的木麻黄微微摇动着身躯，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月光、树影一起晃动。

怀乡楼象撒上了一层银白色的粉。它那高高翘起的屋檐，象在远眺盼望在异国他乡的主人早日归来。它显得孤独、单薄、冷落。

晚上九点多钟，陈富财和他的两个伙伴抄小路，没声没息地从侧门走进了怀乡楼。

王小盈兄妹见他们到来，满脸春风，招待他们坐下。先是庆贺得到怀乡楼的胜利，抽烟品茶。随后，王婷婷拎出借

来的“4500”收录两用机，调足音量。于是，在楼房里回响起“华尔兹”舞曲、“迪斯科”舞曲。

在场的人都有跳舞的嗜好，一听到舞曲，就象是被一股巨大的魔力驱使着。

陈富财的皮鞋尖不由自主地随着“嘭嚓嚓”的音乐声在晃动。晃着晃着，他腾地站起来，甩掉半截烟蒂，走到王婷婷面前，含情脉脉地手一招：“请吧！”

王小盈和跟陈富财同来的林坚、谢艳芳、刘丽娜见此，也都站起来，王小盈搭着谢艳芳，林坚搭着刘丽娜，随着舞曲，滑动着、摇摆着，沉浸在深深的梦幻般的柔情蜜意之中。

跳完舞，喝一会茶，拉开了赌桌。今天，各位兴致好，都发誓要拿出杀手锏。

开局，各人面前摆下的都是大赌注。一阵吆来喝去；工夫不大，陈富财赢了三百多元。王小盈赚了二百多元。

最惨的是林坚，输掉七百多元。再摸口袋时，已经空空。林坚咬着牙，紧绷着脸，嘴里啞啞吸气，仿佛身上发冷。只见他紧攥拳头，鳖瞅蛋似地盯着赌盘，悄悄取下了手上戴着的进口手表，死劲往桌子一拍，道：“娘的，老子最后一注啦！”心里却在祷告，老天爷赏脸，这下总该赢了吧。

他伸出颤抖的手，把陈富财晃动过了的骰子盒揭开看时，登时呆了！

林坚顿觉得天旋地转，一阵耳鸣，眼前直冒金星，“咚”地一声倒下去，四仰八叉摔在地上。赌徒们吓慌了。有的赶紧把他抱起叫唤、捶打、摇晃，有的掐鼻子底下的“人中”，撕开领口喷凉水……

林坚慢慢地苏醒过来。半闭着眼，喃喃地嘟囔说：“我，我完了，连钱带物，我输掉了一千多元啊，连家里准备买彩色电视机的钱也都输了，我爸我妈还不知道……”边说边痛哭流泪。

王小盈把赢到的钱往怀里揣了揣，既象幸灾乐祸，又象讥讽挖苦，轻松地说：“林兄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，下回我们还会输给你呢，这钱，我们暂时给你保管保管。”

王婷婷摇摇他的胳膊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你爸爸当着省外贸公司的大经理，有钱有势的，一千元算得了什么，顶多也就是拔了你家一根毫毛……”

陈富财坐在一旁没吭声。因赢了钱，心中自然欢喜了一会儿。心想，要不是你小子输，老子哪能赢。他看着林坚，嘿嘿地干笑着，样子阴险极了。他走过来，照林坚的肩胛窝插了一拳，加重语气，道：“你小子真没有种，将来准不是个赚大钱的料。”

怪！这句话比其他人的劝导都要灵，林坚不哭了。

陈富财接着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有点大气派才行，不要把几个小钱看在眼里。”脸上拉下十分同情的样子对林坚说：“哥们，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说着，把赢来的钞票全部掏出来，手表摘下来，放到林坚面前。说道：“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哥们犯难为，来，全部还给你，你们也都把钱拿过来，还给林老弟。”果然，其他人把钱都掏出来了。

王小盈虽然摸着口袋不割舍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只得乖乖拿出来。

林坚顿时惊奇得睁大眼睛，难道这是真的？

陈富财拍拍林坚的肩膀说：“三国上的刘、关、张桃园结

义，靠的是什么？是个‘义’字，水浒一百单八将在梁山聚义，靠得是什么？也是个‘义’字；咱哥们在一起，靠得更是个‘义’字，咱们重的是‘义’气、重的是感情；钞票跟‘义’气、感情比起来，可以说象张废纸！”说完，从口袋里“唰”地掏出了几张崭新的十元人民币，一手“吧”地打开汽体打火机，把钱触到窜起的火苗上。

“大哥你……”王小盈一下扑过来，劈手夺下，噼啪噼啪地打火苗……

陈富财自豪地嘿嘿嘿地笑了。

这些都是做给林坚看的。因为陈富财对林坚抱着更大的希望，有着更深更远的谋略……

钱和表一塞到林坚手里，就象一针强心剂，把他注活了。林坚紧握住陈富财的手说：“你叫咱干什么，咱没二话说的。”

另外几个男女又乘机给陈富财吹嘘、拍马。

陈富财对众人的奉承吹捧只是点头笑笑。他是个很注重实际的人。他思虑着说：“咱们几个虽然义气，但在经济上还不能放得开手脚。所以，输来赢去，都是我们哥们几个人的钱，叫人家瞧咱们不起。我们何不联合起来，一起发财呢？”

同伴们欣然赞成。王小盈特别起劲，叫道：“我们几个有力气，陈大哥有勇有谋，一定会干好的。就请大哥出出高见吧！”

陈富财沉吟一下，说：“高见没有，我老早有这样一个想法。现在海边的买卖活动兴旺、活跃。听上边的文件说大陆的渔船可以跟香港、台湾的渔船搞交易，买来的东西由国家收购。不巧现在政策又变了，不让买卖了。原因是有的人利

用这条道搞金银、药材、古董走私。但是赚钱的道儿是禁不住的。人们还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干，自由市场的买卖还是很兴旺。咱们也有一张嘴巴两只手，闲着干什么？”

陈富财的话把同伴们的心一下扇热了。

林坚正想找机会表达一下方才的感激之情，忙不迭地说：“我父亲就在省外贸工作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咱小弟两肋插刀，在所不辞！”

“太好了，林老弟够朋友！”同伴们夸赞着。

忽然，王婷婷在一旁插嘴说：“搞走私，经费从哪里来呢？我们手上的钱又都不多，一旦被没收，不是钱货两空了？”王婷婷耸耸肩头，觉得自己说的很有道理。

陈富财一把抓起王婷婷的手，打趣道：“看你跳舞的时候，蛮能玩出个新花样，我都被你捉弄了。为什么现在就想不出点子来了，嗯？”

“还是请陈大哥拿主意。”

陈富财摇摇王婷婷的手，睨视着她的眼睛说：“我们要有头脑，不能象无头苍蝇一样去瞎碰乱撞。据我了解的情况，现在是上面雷声大，抓得严，自由市场也有缉私队出没，但阻止不住会赚钱做生意的人。三尺桌面当舞台，就看谁有本事跳了。”

王小盈也说：“可不，生意场上无父子。还不是你骗我，我骗你，乱世出英雄。前些时候听别人说，有一伙人带着手榴弹和枪支在海上抢了一船走私货，发了大财呢。”

林坚受到启发，也述说起前不久遇到的一件事：

他和女朋友到走私市场买录音磁带。本来，那里卖磁带的人还有好些，但他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偏要和他搭讪，缠着

他，说要卖给他一些既“高级”又便宜的录音带。于是，女人带着他到家里。然后又把他引上楼，刚站定，女人一下把门反扣起来，又拉下了窗帘，脸上露出调情的微笑说：“你选吧！”他一看没有几个象样的磁带，不想买了，加上他的女友又在楼下喊他，生怕出意外。林坚拔腿就想走，那女人一把拉住他：“你到我家来干什么的？”“我不买了！”“不买，我就喊你小偷。”又一手把头发抓得乱蓬蓬的，威胁道：“还喊你……”林坚象吞了几只苍蝇，又气又窝囊。没办法，只好买了两盒磁带。回去一放，只是开头有一点声音，后面全无声。方知受骗上当。

林坚对这件事耿耿于怀，也想用类似的办法再去报复别人。不禁咬牙道：“依我看，现在最省力的办法，咱也学着别人到海上去抢！”

几个人研究了一番，认为抢危险性太大，弄得不好会人财两空。

陈富财眨眨眼睛说：“我倒想到一个绝招，保证我们马到成功。”

同伴们立时来了精神。王婷婷、谢艳芳，连忙凑过来，拿出了大中华香烟。王婷婷把一支烟塞进陈富财的嘴里，谢艳芳划着火柴，给他点燃，娇滴滴地说，“只要老陈拿出妙计，我们就拿‘蜜沉沉’跟你干一杯！”

陈富财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说道：“你们注意过没有，现在内地有人在这里悄悄地贩卖银元和黄金，他们自知干这个犯法，都是在偷偷摸摸地活动。我们呢，正好抓住这一点来利用。”说到这里马上打住，不往下说了。

王婷婷脑瓜子转得快，已领会了陈富财的意思，马上倒

来两杯‘蜜沉沉’，跟陈富财一碰而饮。

林坚是钦佩陈富财的豪爽和本事的。觉得他已胸有成竹，跟着干不会出差错。

王小盈听到又是金又是银的，心想那都是值钱的玩艺，能捞到便宜就好啊。

谢艳芳虽然还没有理解陈富财话里的意思，但从在座的人的眼神和表情看，对陈富财可以说绝对相信。自己也没有什么好问的，到时听招呼就是。

这事，陈富财心里有数。来怀乡楼之前，他曾爬到自己家的阁楼上，翻弄开破旧的家具和柴草，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那些父亲早年留下来的伪造的金条、金砖、金佛像和上千枚假银元，心里涌出一阵阵的狂喜之情……

二、接 客

福州火车站候车大楼象个竖立的火柴盒，直插在车站广场北端的建筑物丛中。造形新颖、淡雅别致。是座具有典型南国特色的现代化建筑。

站前的广场中央有一口水池，水中兀立着几块黑褐色的上水石，睡莲开放着大朵的粉红色花朵，那碧绿的圆叶，宛如一只只翡翠大托盘，飘浮水面；上水石缝里的自来水喷泉向天空喷起细细的水雾，飘飘瑟瑟地洒在绿叶红花上；放养的红鲤鱼、金鱼自由自在地游弋着，不时欢快地跃出水面。

广场后面走出不远，是一片茂密的杂树林。越过树林，就是一个天然的海滨浴场。每年的盛夏季节，成千上万的男女都爱到这里游泳，在雪白的沙滩上追逐嬉戏，晒日光浴。每当夜幕降临时，海滩砾石路旁的一排排石栏杆上坐着一对对情侣，纳凉谈天的男女老幼，悠闲地散步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也混杂着不三不四的流浪汉，打扮妖艳的女人，小商小贩；偷偷贩卖走私物品的人。

晚上九点半钟，一列从北方开来的列车准时到站。在旅客出口处寻找货主的王小盈和林坚，来火车站接客已经是第五天了。因为一直没有发现线索，又把希望寄托在这趟列车